



在伊拉克强悍到底 —— 空军为何必须在 "伊拉克自由行动" 中最后撤出

Finishing Strong in Iraq: Why the Air Force Must Be the Last to Leave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English)

威廉·J·马丁, 美国空军中校 (Lt Col William Jay Martin, USAF) *

如果你的心脏、神经和精力早已衰枯，
你要不辱使命强撑住自己，
肉体的一切都不存在可你仍在坚持，
惟靠意志召唤着你：挺住！

—— 鲁德亚德·吉卜林，《如果》

吉卜林的诗歌《如果》描写了男子汉应具备的各种坚强品质，其中“挺住”无疑是美国空军目前在伊拉克的意志写照，“不辱使命”坚持到底，坚持到其他所有人皆已撤离之后。这是 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的真实情况。事实上空军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伊拉克，在整个 1990 年代及随后十年间，空军继续执行“北方守望”和“南方守望”行动，此后又为 2003 年美军攻打伊拉克做了将近两年的战场准备。¹ 展望未来，“伊拉克自由行动”终将收尾，在最后的数月中，特别是在地面部队逐步撤出伊拉克之时，空军在此地保持相当强大的存在仍有必要。因此，我们

必须抑制自己的期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空军将随着陆军的回撤而减少，或者将遵循同样的撤军时间表。空军的作战策划者在

决定“伊拉克自由行动”剩余阶段对空军的需求时，必须防止匆忙做出“商业决定”，而应把注意力放到有助于保证撤军成功的作战规划上。显然，在部队回撤过程中，空运机队的运用可以预测，但其它保障能力，如情报监视 (ISR)、近距离空中支援 (CAS)，和战术空军控制组支持等，对美军行动的成功也至关重要。虽然“持久自由行动”耗用了大量资源，虽然许多人认为空中力量在以非武力冲突为主的环境中难发挥作用，空军必须自我抑制，继续保持强悍的作战能力，坚持到地面部队回撤结束之后。²

哪些因素迫使空军必须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保持强大存在？首先，空军必须继续担当在平叛作战中目前的角色。空军已经向“伊拉克自由行动”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包括多个战斗机和侦察机中队，以及其它各式机种和数以千计的空军人员，执行着从作战策划到巡逻治安的大量行动。³ 其次，陆军从海军陆战队接管了安巴尔省，在失去了海军陆战队航空兵的支持之后，陆军直升机、空军战斗机和侦察机部队必须取而代之，以更少的资源在整个伊拉克执行同样繁重的任务。飞行量的加重使资源进一步吃紧，需要发挥创造性来保障可靠的远程指挥、控制和通信。另外，空军的 ISR、CAS 和战术空军

ISR = 情报监视

CAS = 近距离空中支援

CFACC = 联合部队空中中队
统一指挥官

AEA = 空中电子攻击

TIC = 与敌交火部队

TACP = 战术空军控制组

* 作者从 2009 年 4 月到 2010 年 1 月担任空军第 82 远征空中支援作战中队指挥官，驻伊拉克 Camp Liberty 基地，目前在美国堪萨斯州 Fort Riley 基地担任空军联络员。

控制组等人力和物力资源，将在 12 万军队和装备撤出伊拉克的过程中监视敌人举动，保护友军车队，其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如此大规模的人员和装备转移无疑会引发敌人的袭击。⁴ 因此，空军必须要比陆军的回撤行动延后半拍，必须保持目前角色以及相当的作战力量，直到最后一支部队离开伊拉克的土地。⁵

空中力量的支援作用在游击战争中常常最重要和最有效。

— James Corum and Wray Johnson,
《小型战争中的空中力量》

伊拉克自由行动：现在的战争，而非我们原来希望的或日后想要的战争

“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的平叛作战对空军能力有特别要求，而且需要相当数量的“战场空军”参与执行相关的支援和联络任务。“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空军的使命主要包括 ISR、CAS 和空中电子攻击 (AEA)。⁶ 截至 2009 年 11 月，联合部队空中部队统一指挥官 (CFACC) 指挥的部队每周飞行至少两百多个小时的 ISR、CAS 和 AEA——虽然已远低于 2009 年夏季的飞行量。随着地面作战部队的减少，固定翼能力更加重要，因此飞行量没有明显降低。相对来说，在撤离战区的过程中，空军支援部队不能与陆军旅战斗队同步撤离，因为空军仍需在战区中监视敌人行动、干扰敌人电子装备，并在必要时消灭敌人。再者，未来几个月中充满了太多的战术不确定性。伊拉克新政府执政可能引发新一轮暴力升级，可能需要 CFACC 提供一切可能的空中支援。再加之伊拉克作战空间范围广大，空军资源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将突然显得紧缺。鉴于这些原因，我们决不可轻率大规模撤出飞机和作战人员。

高层指挥官认识到战机和空军战士对使命整体成功至关重要，不能仓促撤出。多国伊拉克军团司令官美国陆军雅各比中将担任 CFACC 的美国空军中将霍斯蒂奇说过：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空军的情报、空中保护和对与敌交火部队 (TIC) 的呼叫响应，是地面指挥官对空中力量最迫切的需求。⁷ 尽管阿富汗战场需要更多的战争资源，CFACC 保持了空军对伊拉克战场的支持，没有提前从“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撤出战场空军以及 MC-12 和 F-16 战机。⁸ 有些人更倾向于保守，认为在地面部队回撤的最后阶段，空军实际上应该加强力量。美国空军退休中将肖特建议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由空军处置最危险的敌方行动，尤其是不断升级的暴力行动。他指出：“如果空军布署得过于稀疏，我们的陆军战友因未及时得到空中支援而牺牲的话，这对于空军来说将是非常丢脸的头条新闻。”⁹ 根据战区内的战术需求，这种加强空军力量的建议不一定被接纳；但是在一段时间内，空军将全面保持现有力量，其理由很多，收集情报是其使命之一。

目光短浅的人就像井底的虾蟆，以为天空只有井口那么大。它如果能跳出来，就能看到不同的情况。

— 毛泽东

平叛作战靠情报取胜

伊拉克的天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有人和无人 ISR 飞机。这些明察秋毫的“眼睛”和其他各式传感器发现和搜集情报，把敌人所有行踪传送给陆军战术作战中心。当叛乱活动发生时，作战人员非常依赖由浮空探测器、塔顶摄像机以及飞机所提供的全动态视频来迅速监控热点地区。这些装备中有许多属于陆军，但是 CFACC 所掌管的空中装备一刻不

停地保持巡逻，对感兴趣的地区提供几乎不间断的监视覆盖，并选择跟踪可疑的通信路线，期待发现变色龙式的敌人。尽管这种坚持不懈的监视很少导致当场抓住现行的坏人，但是它所提供的数据信息却为有关袭击事件发生后开展调查提供证据。简单地说，这是侦探工作，其价值往往到借助证据顺藤摸瓜抓住元凶时才实现。即使是“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虽然有时被认为是战略级装备而起不了战术作用，但是它能够提供移动目标踪迹，将敌人发射火箭的地点与藏匿之处联系起来。这就象发现了犯罪现场的脚步一样，我军依靠这些踪迹已经逮捕了数名恐怖分子。¹⁰ 即便在伊拉克安全部队逐步接管治安责任期间，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支持会停止。美国军人常常陪伴伊拉克人主导的巡逻，只要美国人面临危险，美军飞机就应该随时在场帮助规避风险。“伊拉克自由行动”中虽然很少使用动能武器打击，空军的职责中必须保留 CAS 使命。

扔炸弹的几率微乎其微，为什么还要保留 CAS 使命？

CAS 是 CFACC 提供空中存在和 TIC 响应的主要方式，此两项支持为地面部队指挥官认为必不可少。¹¹ 诚然，有许多观点反对在作战中保留 CAS 平台。例如，“伊拉克自由行动”中发生 TIC 交火事件的情况越来越罕见，即便是发生了 TIC 事件，CAS 并不总是首选和最好的处置方法。师级指挥官们决定派遣哪些装备去支援自卫反击的地面部队，陆军的航空武器系统，其中包括“阿帕奇”和“基奥瓦”直升机，常常是最实用的支援选择，因为几乎每一个陆军旅级战斗队的作战空间内都有这些装备，因此可以快速反应。通常情况下，临时变更固定机翼的原定任务

而改线去执行 CAS 和 TIC 响应，程序很繁琐，特别是考虑到这些飞机扔炸弹的几率微乎其微时。

另外，在执行 TIC 响应任务过程中，尽管交战规则允许使用兵器，但丢炸弹的做法已经极为罕见，特别是在都市区域可能性更小。地面部队指挥官不愿意看到空中力量“开火”，顾忌附带毁伤的战略后果难以承担。更糟糕的是，我们按住扳机不发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下开火的决心。简而言之，我们在作茧自缚。

但是，随着陆军旅级战斗队的战场空间扩大及兵员人数减少，速度和距离对执行 TIC 响应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当美军巡逻队、训练队或者运输队在偏远地区遭受袭击时，固定翼飞机是迅速抵达并提供 CAS 支援的唯一可行选择。不过，这种情况很可能要在数月之后才会发生。

与此同时，陆军虽将缩减规模和作战能力，仍需应对当前承担着的全谱作战使命。地面部队指挥官必须度过一段作战使命超过承受能力的无奈时期，亦即必须以明天削减后的兵力来对阵今天的敌人。在伊拉克各地区，美军和伊拉克政府军仍将联手开展作战，但是美军旅级战斗队很快就会意识到，要在整个战场空间内开展全谱作战将力不从心，将不得不选择有限的作战行动，或者转换到新的使命，而后者尚未纳入考虑，要等到新的伊拉克政府组成以后才能安排。为这后一种选择作准备，联合参谋部必须明确规定旅级战斗队担当顾问和援助之职的作用和使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 CFACC 提供支援的必要性与规模。毋庸置疑，美军驻伊部队正在竭力界定“伊拉克自由行动”的终结状态，并且启动“新黎明行动”，以此体现“与伊拉

克政府关系的演变”。¹² 这将是 CFACC — 乃至美国空军 — 知道何时停飞并将战场空军撤回的唯一判断依据。

是空军把成堆的钢铁、成桶的螺栓螺母、各种微处理器和电路板转换成美国的作战锋刃。

—美国空军前参谋长莫斯利将军

战术空军控制组：陆军与 CFACC 空中力量联结的关键一环

如果没有在伊拉克各地陆军部队内嵌入足够数量的战术空军控制组（TACP）的话，CFACC 的飞机就无法执行许多支援任务。¹³

因为战场空军的许多人员在“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各个层面发挥重要的地面功能，我们毫无疑问需要 TACP 的持续支持，直到最后一支地面部队离开伊拉克。考虑到 TACP 已经人手紧张到极限，另外阿富汗战场上也有很大的需求，因此对于空军来说，这是一项十分沉重的任务。当然，随着陆军旅级战斗队回撤而不再派新部队接替，“伊拉克自由行动”所需的 TACP 数量将逐渐减少；但是，只要地面部队仍然需要 CAS，空军就必须随时派遣 TACP。陆军方面已经坚定表示，它需要固定翼的 CAS，以展现空中存在并随时对 TIC 的呼叫做出响应。¹⁴ 只要执行 CAS 的战机有向友军位置附近投弹的可能 — 无论这种可能性是多小 — 就必须嵌入 TACP 根据联合指令来控制这些飞机。我们希望能正确估算出地面作战所需的 TACP 人数，但是近期经验表明，这种估算极难准确。

支持“伊拉克自由行动”所需的 TACP 人数主要由陆军旅级战斗队的数目来决定；也就是说，陆军旅级战斗队数目越少，所需的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人数就越少。¹⁵ 旅级

战斗队层次上现有的大部分 TACP 目前运作良好；不过，战术层面的一些陆军部队对此有不同结论。比如，随着旅级战斗队的战场空间扩大，TACP 有可能受通信范围的限制而无法控制飞机向在偏远地区行动的作战营提供 CAS 支援。¹⁶ 陆军旅级战斗队曾经满足于让 TACP 随旅部行动，但今后可能会感到需要在某些作战营中嵌入 TACP 人员，否则这些部队就无法获得 CAS 能力。陆军和空军都认为，CAS 架次减少就意味着 TACP 能够从旅级战术行动中心通过实施“二类控制”来支持整个旅级战斗队。¹⁷ 事实上，这一推断可能并不实用，因为它需要把技术解决方案、TACP 任务组织和陆军“联合火力观察员”结合起来才能实现。¹⁸ 联合火力观察员是陆军中一种较新的火力支援专业岗位，上岗者需要接受空军观念训练并使用 CAS 语言，才能更好的为地面部队获得空中支援。¹⁹ 毫无疑问，在“伊拉克自由行动”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们将成为指挥和控制 CAS 作战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在陆军开始大规模回撤的时候，因为这时车队大量使用偏远公路，向伊拉克边境运动。

“漫漫回乡路”

根据美国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安全协议，在 2010 财政年度，大约 7 万名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将离开伊拉克，另 5 万名军人在 2011 年 12 月底之前完成回撤，总计减少 12 万人。²⁰ 观察过去的经验，在 2009 年 1 月至 10 月期间，回撤人数仅为 23,000 名。²¹ 相对来说，人员撤离容易解决，棘手的是装备。截至 2009 年 12 月，共有约 330 万件美军装备在伊拉克境内，根据国防部长盖茨批准的移交方案，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会留给伊拉克。²² 这项巨大的任务需要动用大量陆海空机动能力，其中陆地运输将最危险。

地面部队撤离中我们预期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预测叛乱组织将抓住机会，设置路边炸弹袭击美军车队，声称取得微小的胜利。要把这些不可避免的袭击阻止到最低程度，CFACC 将必须保持强大的 CAS、ISR 和 AEA 能力，以对车队和中转装卸区域实施监控和保护。联合参谋部战略策划与政策主任海军中将温尼菲尔德说，“我们计划继续执行撤军计划，在妥善保护下撤出我们的军人和平民，维护好国家提供给我们的物资，决不影响我军的战备状态，同时留下一个稳定、安全和自立的伊拉克，一个堪称美国长期战略伙伴的国家。”²³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飞行部队、战场空军和空军其他多方面的持续参与，需要空军展示强大存在到最后一刻。

直到每双眉头舒展，每只手握暖，直到每一曲歌唱毕，每场战斗打赢，直到每一个士兵回家。

— 美国联合劳军组织座右铭

结语

许多因素将迫使空军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保持强大存在，至少要坚持到 2011 年 12 月底，即在美军完成伊拉克撤军计划之后。²⁴ 在此之前，空军将必须坚守在平叛行动中的目前职责，继续覆盖广阔的战场空间；

注释：

1. Lt Gen Robert J. Elder Jr., USAF, retired, “Air-Mindedness: Confessions of an Airpower Advocate” [天空意识：一位空中力量倡导者的自白],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 23, no. 3 (Fall 2009): 11–18, <http://www.airpower.au.af.mil/airchronicles/apj/apj09/fal09/fal09.pdf>.
2. Sgt 1st Class Michael J. Carden, “Iraq Drawdown on Track, Policy Chief Says” [政策主管表示：伊拉克撤军按部就班],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21 October 2009,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newsarticle.aspx?id=56339> (accessed 17 November 2009). 此报道中所言“地面部队回撤结束”是指总统所定义的全部剩余美国军队。假设美国在伊拉克保留一些军事顾问和自主警卫部队，地面部队指挥官必须根据军队的数目来确定终结状态。取决于伊拉克新一届政府对未来安全合作的决定，美国空军在伊拉克保持存在应在预料之中。
3. JoAnne O' Bryant and Michael Waterhouse, U.S. Forces in Iraq,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S22449 国会研究服务报告 RS22449 — 美军在伊拉克],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4 July 2008), <http://openocrs.com/document/RS22449/2008-07-24/download/1006/>; 和 Amy Belasco, Troop Levels in the Afghan and Iraq Wars, FY2001–FY2012: Cost and Other Potential Issu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40682 [国会研究服务报告 R40682 —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军

并在地面部队和物资装备回撤过程中执行警戒和保卫。这些任务将要求空军与陆军之间做好协调，了解对方的期待，确保撤军过程有条不紊，“伊拉克自由行动”有序结束。

CFACC 已经采取了明智措施来确定空军回撤的适当速度，然而策划参谋人员 — 特别是空军参谋人员 — 必须把稳心态，抵制诱惑，切勿匆忙将空军人员和装备从伊拉克调往阿富汗。陆军也必须在空地整合过程中，特别是在配置联合火力观察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当这些观察员试图为相隔极远的地面部队呼叫空中支援时，陆军和空军需要配合，综合运用技术解决方案、TACP 任务组织和陆军联合火力观察员，来应对重大挑战。这些因素对撤军的成功至关重要，将有助于减少美军回撤中的可能伤亡。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空军认识到，战争经常要求空军首先进场最后离场。所以空军必须在伊拉克坚持到最后一刻并不意外。空军的作用与地面部队指挥官的需求紧密相关，在当前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空军做好空地整合，坚持提供 CAS、ISR 和 AEA 支援，对美国取得最终胜利至为重要。尽管阿富汗的“热战”需要更多的空军资源，并且其中一些方面（如 TACP）早已供不应求，我们仍必须控制好自己。一如诗人吉卜林的期待：我们必须挺住再挺住，坚持到最后离场。♣

- 力规模, 2001-2012 财年成本与其它潜在问题],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 July 2009), <http://opencrs.com/document/R40682/2009-07-02/download/1013/>. 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报告显示: 截至 2008 年 6 月, 共有 13,050 名空军人员驻扎在伊拉克 (现役 10,800 人, 空军国民警卫队 1,200 人, 空军预备役 1,050 人)。这些数字只包括在伊拉克境内服役的军人, 不包括驻扎在卡塔尔的大约 8,000 名和驻扎在阿联酋的 2,000 名空军 (据 R40682 号报告的数字), 这些人也可能向“持久自由行动”提供支援。尽管这些数字自从 2008 年以来有所减少, 但仍然很高。
4. 见注释 2。
 5. 尽管美国空军正在帮助重建伊拉克空军, 笔者不大相信伊拉克空军到 2011 年结束时能具备足够的力量来取代美国空中力量。据认为, 伊拉克现有空军将集中支持伊拉克部队。另外, 美国如果依赖伊拉克空军来支援美国军队, 在政治上也站不住脚。
 6. “空中电子攻击”(AEA) 广泛用于车队的保护。尽管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是 AEA 的主要提供者, 但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 此一使命是空军最可发挥作用的领域, 特别是在地面部队回撤期间。由于运输车队的数目和规模庞大, 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是否能够向陆军提供充分的 AEA 支援仍是未知数。
 7. Lt Gen Gilmory Hostage III, CFACC, 2009 年 8 月 24 日对第 368 空中保障远征作战大队成员的讲话。
 8. 同上。
 9. 笔者 2009 年 10 月 30 日对空军退役中将 Michael Short 前 CFACC 的访谈。
 10. 笔者 2009 年在伊拉克巴格达 MND-B 总部工作的亲身经验。
 11. 见注释 7。
 12. 国防部长盖茨 2010 年 2 月 17 日致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比得雷乌斯将军的备忘录。 <http://a.abcnews.go.com/images/Politics/08144-09.pdf>.
 13. 战术空军控制组 (TACP) 是“战术空中控制管理系统中的一个下属行动组成部分, 设立此系统是为给地面部队提供空中联络和飞机管控。”参看 Joint Publication (JP) 3-09.3, Close Air Support, 8 July 2009, GL-18 [联合作战手册 JP 3-09.3 : 近距离空中支援],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3_09_3.pdf. 该文件要求美国空军成员与为地面指挥官提供 AEA 和 ISR 支援的大部分飞机开展通信。这些成员作为任何一个陆军战术行动中心中保证天空与地面整合的关键一环, 在空军资源重新调配执行新的使命时, 其价值更加明显。
 14. 见注释 7。
 15. 在目前“伊拉克自由行动”的任务组织架构下, 大部分 TACP 都集中在旅级战斗队层级, 根据需求向作战营提供支持。因此, TACP 人数少于美国空军与陆军达成的协议备忘录的规定, 其中说: “美国空军将向陆军每一个实施机动的单位, 从军团到作战营, 提供一个 TACP, 作为联络和对 CAS 的终端控制。”参看 United States Arm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subject: Army / Air Force Liaison Support,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主题: 陆 / 空军联络支援, 协议备忘录], 23 January 2008.
 16. 这取决于卫星通信和遥控图象增强接收器的质量, 此接收器能够使 TACP 看到飞机先进目标锁定吊舱的信号。
 17. 联合作战准则 JP 3-09.3《近距离空中支援》第 xv 节规定: “实施二类控制的条件是, 当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 (JTAC) 要求控制具体的攻击行动, 并且以下任何或全部条件存在时: JTAC 无法在发动攻击的飞机发射弹药时肉眼看到此飞机, JTAC 无法肉眼看到目标, 以及 / 或者发动攻击的飞机在释放弹药之前无法获得目标标记 / 目标。”
 18. 本文所提的技术解决方案主要指通信相关技术。改善远程通信可靠性有多种选择。首先, 卫星通信能够提供定位数据并与包括执行 CAS 的飞行在内的各种支援飞机进行通信。第二种选择是将转发站安装在地面, 或者可能的话由浮空探测器携带; 不幸的是, 后者容易遭到叛乱分子的破坏, 易受天气 (比如风向) 的影响, 而且浮空探测器需要定期回收。第三种选择是采用机载通信转发器, 例如“滚动式超视距增强装置和战场机载通信节点等, 这种选择能够战胜大距离和高地势对通信构成的挑战。第四种选择需要把一名 JTAC 安置到飞机中, 或者在特定的 CAS 支援飞机编队中安置一名前进空中控制官。要想确保可靠的全面通信, 可能需要使用两种或者更多选择。
 19. 联合作战准则 JP 3-09.3《近距离空中支援》第 II-10 节规定: “联合火力观察员 (JFO) 是经过训练并获资格证书的军人, 能请求、调整和控制地对地炮火, 提供目标锁定信息以支持二类和三类 CAS, 并且实施 (终端引导)。JFO 能够增强联合作战能力, 但不能在 CAS 行动中提供终端攻击控制。JFO 提供行动环境中运用这些机会的能力, 亦即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员应能发挥作用来有效地支持空中炮火和地对地炮火并协助目标锁定。”
 20. 见注释 2。
 21. 见注释 2。
 22. 见注释 2。
 23. 见注释 2。
 24. 见注释 2。

免责声明

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 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